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詩林廣記後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姚培敦

詩林廣記後集卷一

宋　蔡正孫　編

歐陽公

六一居士傳云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

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

文公語録云文章到歐曽三蘇方是暢又云六一之文一倡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

又云歐陽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也

石林云歐公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

劉後村云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

詩話云歐陽永叔詩如春服既成春酒既釃登山臨水竟日忘歸

盧山高贈同年劉凝之歸南康

劉渙字凝之負氣節不屈於時卜居廬山落星渚歐公作此贈之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截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蠡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雲霄之晻靄下壓后土之鴻厖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硿千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

人語六月飛雪洒石矼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
惡其學幻而言哤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
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
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絶世遺紛
痝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揷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
浮嵐暖翠千萬狀坐卧常對乎軒窻君懷磊砢有至寶
世俗不辨珉與玒策名為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
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

兀硉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王直方詩話云郭功父少時喜誦文忠公詩一日過梅聖俞曰近得永叔書方作廬山高詩送劉同年自以為得意恨未見此詩功父為誦之聖俞擊節歎賞曰使吾更作詩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中一句功父再誦不覺心醉遂置酒又再誦酒數行凡誦十數遍不交一談而罷

梅聖俞贈郭功父詩其畧曰一誦廬山髙萬景不得藏設令古畫師極意未能詳

胡苕溪云余閲宛陵集聖俞於此詩自注云郭來誦歐陽永叔廬山髙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其一

匈奴以鞍馬為家射獵為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單于風沙無情面如玉身行不

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為琵卻手琶番人共聽亦咨嗟玉顔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黄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其二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絶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疆埸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

誇明妃去時淚洒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顔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石林詩話云前輩詩文各有平日得意不過數篇然他人未必能盡知也毗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陽公子棐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公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生平未嘗矜大所為文一日被酒語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

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能
之也因欲别録此三篇藏之以誌公意余在汝陰見
棐問之亦然今閲公詩者蓋未嘗獨異此三篇也
胡苕溪云石林詩話云歐公一日被酒語其子棐曰
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惟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
太白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
能為惟吾能之也近觀本朝名臣傳乃云歐陽某為
詩謂人曰廬山髙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

及杜甫可及後引李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負如此則與石林所紀全不同琵琶引即明妃曲也

錢晉齋云歐陽公明妃後曲其間言近而宮廷間見且有所不及況遠而萬里之夷狄乎此語切中膏肓末言非元帝之不知幸於昭君乃昭君之命薄而不見幸於元帝也信哉

附王介甫明妃曲

其一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回顧影無顏色
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
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氊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
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黄山谷云往歲嘗與王深父語此詩以為詞意深盡
深父曰不然孔子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人生失意無南北此語非是深父斯言可謂忠孝之心矣

其二

明妃出嫁與單于氈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

胡苕溪云余觀介甫明妃曲二首辭格超逸誠不下

永叔不可遺也因附益之

會老堂會趙公

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釂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為從容

蔡寛夫詩話云歐陽文忠公與趙康靖公槩同在政府相得懽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

飲踰日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桂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因賦此詩榜其游從之地為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行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褋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

附東坡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

一時冠蓋盡嚴終舊德年來豈易逢聞道堂中延益叟定應床下拜梁松蠹魚自曬開箱篋科斗長収古鼎鍾

我欲棄官重問道寸筵何以得春容

註云嚴終漢嚴助終軍二子皆少年之貴者耳又云

歐陽公収古鼎鐘銘刻甚多見集古目録

附會老堂口號

欲知盛席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賔金馬玉堂三學士

清風明月兩閒人紅芳已過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

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倦游録云趙叔平退居睢陽歐陽永叔致政居潁叔

平來訪永叔時呂晦叔知頴開宴名二公永叔自為致語真一時之嘉會也

許彦周詩話云會老堂口號云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初謂清風明月古今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譓傳云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忠公文章固優辭亦精緻如此

西湖

詩文發源云杭有西湖頴亦有西湖皆為游賞之勝

此頴州西湖也

緑芰紅蓮畫舸浮使君那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
換得西湖十頃秋

杜牧之揚州詩云二十四橋風月夜玉人何處學吹
簫

侯鯖録云歐公自揚州移汝陰作此詩後東坡復自
汝移揚作詩云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千頃玻瓈風
用歐公語也

雪中會客賦詩

廬陵集載雪詩注云時在頼州作其序云玉月棃梅練絮白舞鵝鶴銀等事皆請勿用

新陽力微初破萼容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莫犯暮雪緌緌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為和氣爍美人髙堂晨起驚幽士虛窻静聞落酒爐成徑集缾罌獵騎尋蹤得狐貉龍蛇掃起斷復續猊虎團成呀且攫共貪終歲飽麰麥

豈恤空林飢鳥雀沙墀朝賀迷象笏桑野行歌没芒屩
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飲胡為樂坐看天地絕氛埃
使我胸襟如洗瀹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
頗雖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槊自非我為發其端
凍口何由開一噱

石林詩話云詩禁體物語此學者類能言之歐公守
汝陰與客賦雪詩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坐客皆閣
筆但非能者爾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

附東坡聚星堂雪

序云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邇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以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輙舉前令各賦一篇

窻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映空先集疑有無

作態斜飛正愁絶衆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霜松折

恨無翠袖點横斜秖有微燈照明滅歸来尚喜更鼓暗

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稜却怕初陽生眼纈

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飈驚落屑模糊檜頂獨多時

歷亂瓦溝纔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説

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

胡苕溪云六一居士守汝陰日因雪會客賦詩詩中

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鵞鶴銀等事皆請勿用其後東

坡出守汝陰禱雨得雪舉前令賦詩自二公之後未有繼之者豈非難於措筆乎

蔡載集云本朝歐陽公雪詩多大篇然巳屏去白事故東坡效之東坡少時之作亦多有犯此者如也知不作堅牢玉無奈能開項刻花又云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户巳堆鹽後亦不作犯白事如白戰不許持寸鐵一篇雖無白事亦坦然老健直有少陵氣象

石林詩話云詩禁體物學詩者類能言之如鄭谷亂

飄僧舍茶烟濕密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

氣格如此之卑如東坡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揺銀海

眩生花則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哉

附東坡雪後書北臺壁

其一

黄昏猶作雨纖纖夜静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潑水

不知庭户已堆鹽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

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没有雙尖

其二

城頭初日始翻雅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义

侯鯖録云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揺銀海眩生花後見王荆公云道經以兩肩為玉樓以目為銀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處

次公坡詩注云世傳王荆公嘗誦先生此詩歎云蘇

子瞻乃能使事至此時其壻蔡卞在旁曰此句不過
詠雪之狀粧樓臺如玉樓瀰漫萬象若銀海耳荆公
哂馬謂曰此出道書也而卞曾不理會於玉樓何以
謂之凍合而下三字又云寒起粟於銀海何以謂之
光揺而下三字則云眩生花乎起粟字葢用趙飛燕
雖寒體無軫粟也
附東坡次子由韻效歐陽體
題云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鷺絮蝶飛

舞之類為比仍不使皓白潔素等字次子由韻

縮頸夜眠如凍龜雪來惟有客先知江邊曉起浩無際樹杪風多寒更吹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方知陽氣在流水沙上盈尺江無澌隨風顛倒紛不擇下湍坑谷髙陵危江空野闊落不見入戸但覺輕絲絲沾裳細看巧刻鏤豈有一一天工為霍然一麾徧九野吁此權柄誰執持世間苦樂知有幾今我幸免沾膚肌山夫只見壓樵擔豈知帶酒飄歌兒天王臨軒喜有麥

宰相獻壽嘉及時凍吟書生筆欲折夜織貧女寒無帷高人著屐踏泠洌飄拂巾帽真仙姿野僧斫路出門去寒液滴鼻清淋漓洒袍入袖濕靴底亦有執板趁階墀舟中行客何所愛願得獵騎當風披草中咻咻有寒兎孤隼下擊千夫馳敲冰煮鹿最可樂我雖不飲强倒巵楚人自古好弋獵誰能往者我欲隨紛紛旋轉從滿面馬上操筆為賦之

送李留後知鄆州

北州能事藹佳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鬢分行立玉麈高談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羨君瀟灑有餘清

桐江詩話云永叔送李留後知鄆州詩乃士君子之處富貴非庸鄙有力者所可為也李名願李都尉長子先曾知相州

青箱雜記曰晏元獻覽李慶富貴曲云軸傳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此乃乞兒相未嘗識富貴者

故公常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繡惟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是也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人家有此景否

六月十四夜飛蓋橋翫月

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収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餘輝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於

此時翛然發派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閒月色高逾迥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

胡苕溪云歐公自出前人亦如此詩是也

謝判官幽谷種花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西清詩話云歐公守滁陽築醒心醉翁兩亭於瑯琊幽谷命幕客謝某者雜植花卉其間謝以狀問名品

公卽以一絶書紙尾答之其淸放如此

戲劉原父

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内傳明日都城應紙貴

開簾却扇見新篇

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

劉郎今是老劉郎

西淸詩話云劉原父敞再昏永叔以二絶戲之原父

不悅

禮部貢院閲進士試

紫案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席羣英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自慚衰病心神耗賴有羣公鑒識精

石林詩話云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為文尚奇澁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而梅聖俞為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歐公有無

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聖俞有萬蟻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為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暉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詩傳遂鬨然以為主司惟酬唱不暇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輩為蠶蟻因造為醜語自是禮闈不復作詩終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雖稍稍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為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寄秦州田元珍

近來邊將用儒臣坐以威名撫漢軍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夢回玉帳聞羌笛詩就高樓對隴雲莫忘鎮陽遺愛在北潭桃李正氤氲

東坡詩話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此七言中之偉麗者也

餘話詳見東坡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詩後

唐崇徽公主手痕

故鄉飛烏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迹為誰留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嘆息巖花野草自春秋

文公語録云玉顔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以詩言之第一等詩以議論言之第一等議論也

石林詩話云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詩多平易疎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囷倒廩無復餘地

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嶶公主手痕詩云玉顏
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是兩段大議論抑
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
雖崑體之工亦未易比言所會處如是乃為至到

戲答元珍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橘
凍雷驚筍欲抽芽夜聞啼鳥生鄉思病入新年感物華
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西清詩話云歐公語人曰某在三峽賦詩云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句不見佳處併讀之便覺精神頓出文意難評如此要當着意詳味之耳

秋懷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黯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感事悲雙鬢包羞食萬錢鹿車何日駕歸去頴東田

雪齋日記云或疑六一詩未盡妙以質子和子和曰

六一詩只欲平易如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豈不佳晚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耶

鷺

風格孤高塵外物性情閒散水邊身盡日獨行溪淺處青苔白石見纖鱗

唐溪詩話云衆禽中惟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閒野不俗若規規秪及羽毛飛鳴則陋矣李德裕云拂日疑星落凌風訝雪飛雍陶云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

白蓮魚未知皆無遠韻許渾云雲漢知心遠林塘覺思孤僧惠崇云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迴棲烟一點明如歐陽此詩真佳句也

愚因記有賦振鷺者其一聯云翛然其容立以不倚皓乎其羽涅而不緇語意精緻亦不規規於賦物者也

温成皇后閣春帖子

内助從來上所嘉新春不忍見新花君王念舊憐遺族

長使無權保厥家

又端午帖子

楚國因讒逐屈原終身無復入君門頗因角黍詢遺俗可鑒前王惑巧言

詩話云凡詞人作宫帖者甚多惟歐陽公所作詞意多寓諷切當時以為得體

附司馬温公太皇太后閤春帖子

慶壽風烟接未央飛樓複道鬱相望春來無以消長日

閒取經書敎小王

又皇后閤春帖子

春衣不用蕙蘭薫領緣無加刺繡文曾在蠶宮親織就

方知縷縷盡辛勤

又夫人閤帖子

聖主終朝視萬機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晝春岑寂

不用車前插竹枝

愚謂司馬公此帖亦皆寓諷勸之意西山真先生亦

有宫帖與此意同

附真西山宫帖

午漏遲遲滴玉壺清陰冪冪布庭除直將庶事消長日

大學中庸兩卷書

愚謂西山此帖正是用司馬公太皇太后閤春帖中

語意也

附王岐公夫人閤端午帖子

後苑尋春趁午前歸來競鬭玉欄邊袖中獨有芸香草

留與君王辟蠹編

劉後村云此詩出新意於絲絲巧粽之外真可喜也

詩林廣記後集卷一

詩林廣記後集卷二

宋　蔡正孫　編

王荆公

陳后山云荆公平生文體數變暮年詩益工用意益苦

嚴滄浪云荆公絶句最高得意處高出蘇黄然與唐人尚隔一關

唐子西語録云荆公詩得子美句法

石林詩話云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

楊誠齋云五七字絶句難工惟晚唐與介甫最工於此

和御製賞花釣魚韻

蔭幄晴雲拂曉開傳呼仙仗九天來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杯宿蘂暖含風浩蕩戲鱗清映日徘徊

宸章獨與春爭麗恩許賡歌豈易陪

西清詩話云仁宗嘉祐中後苑賞花釣魚介甫以知制誥預末座帝出詩示羣臣次第屬和傳至介甫日將夕矣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對時鄭毅夫獮接席顧介甫曰宜對太液池故其詩有云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杯翌日都下盛傳王舍人竊柳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介甫頗銜之

其二

靄靄祥雲輦路晴傳呼萬歲雜春聲蔽虧玉仗宮花密
映燭金溝御水清珠蕊受風天下暖錦鱗吹浪日邊明
從容樂飲真榮遇願賦嘉魚頌太平
國史賜宴在嘉祐六年三月御製詩晴旭暉暉苑籞
開氤氲花氣好風来游絲罥樹縈行仗墮蘂飄香入
酒杯魚躍文波時撥剌鶯留深樹久徘徊青春朝野
方無事故許觀游近侍陪按韓忠獻公集有和御製
詩序引云奉聖旨次韻故介甫詩云恩許賡歌葢紀

實也

附韓稚圭和御製賞花釣魚詩

花簇香亭萬朶開瑚輿髙自九闗来輕陰閣雨留天仗寒色迎春送壽杯仙吹徹雲終縹緲恩魚逢餌幾徘徊曽參二十年前會今備台司得再陪

國史公既進詩或言於上曰韓琦譏切陛下上愕然問之對曰琦二十年而得一再侍宴此正譏陛下飲宴無度也時鄭毅夫獬與介甫接席詩先成最為清

麗

附鄭毅夫和御製賞花釣魚詩

輦路鮮雲五色開一聲清蹕下天來水光翠繞九重殿花氣醲薰萬壽杯禁幕烟深紅會合文竿風引綠徘徊蓬山絶頂無人到詔許羣仙盡日陪

蘇魏公語録云仁宗賞花釣魚宴錫詩執政諸公洎禁從館閣皆屬和而詩中徘徊二字别無他義諸公進和篇皆押徘徊字及詩罷再就座而教坊中進雜

戲為數人尋訪稅第者詣一宅觀之至前堂之後觀訖不去問其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後堂東西序復環顧而不去問之則皆曰徘徊也其一人笑曰可則可矣但未免徘徊太多耳

南浦

南浦東崗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

冷齋夜話云用事琢句妙在於言其用而不言其名

此法惟荆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風鴨緑粼粼起弄日鵞黄裊裊垂此言水柳之名也又夏詩云繰成白雪桑重緑割盡黄雲稲正青白雪則言絲黄雲則言麥亦不言其名也

石林詩話云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緑粼粼起弄日鵞黄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

北山

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灔灔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石林詩話云荆公詩律精嚴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之句但見舒閒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皆經檃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

趙章泉云荆公北山詩絶句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知詩者於此不可以無語或以小詩

復之曰誰將古瓦磨成硯坐久歸遲摠是機草自偶
逢花偶見海漚不動瑟音希章泉曰此所謂可言詩
已矣
三山老人語録云荆公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
芳草得歸遲歐陽公詩云静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
偶過溪橋二公皆狀閒適荆公之句為工
木末
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繰成白雪桑重緑

割盡黃雲稻正青

冷齋夜話云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而荆公東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荆公此詩是也又東坡詩云春畦雨過羅紈膩夏隴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如蓮花方其吐花而果具蘂中造語之工至於荆公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荆公江月轉空為白晝嶺雲分暝作黄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緑遶兩山排闥送

青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詩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茅簷

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蹊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緑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山谷云嘗見荆公於金陵因問丞相近有何詩荆公指壁上所題兩句云一水護田將緑遶兩山排闥送

青来此近所作也

石林詩話云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緑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覺拘窘畢凡如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類也

藝苑雌黄云宋玉九辯云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前輩詩惟介甫一水護田將緑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下將

送字子嘗考詩燕燕篇云之子于歸遠于將之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則楚辭之言亦有本也

鍾山絶句

偶向松關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

石林詩話云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譏謔嘗舉制科不中與荆公遊甚歡然未嘗降意相下熙寧初荆公翰林學士被名前此屢名不起至是始受命介

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諷荆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猨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蓋為介發也

又

澗水無聲遶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胡苕溪云李太白有云解道澄江静如練令人還憶謝玄暉黄山谷則曰憑誰說與謝玄暉休道澄江静

如練王文海有云鳥鳴山更幽介甫則曰一鳥不鳴山更幽皆反其意而用之不欲沿襲耳

歲晚

月映林塘靜風涵笑語涼俯窺憐淨緑小立佇幽香攜幼尋新菂扶衰上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

漫叟詩話云荆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嘗作歲晚詩自以比謝靈運議者亦以為然

鍾山官𪱈與客夜坐

残生傷性老躭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

偶然聞雨落階除

冷齋夜話云山谷嘗言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賢愚

而與之然吾特疑端為我輩設觀荆公此詩與東坡

宿餘杭山寺詩則山谷之言為確論也

附東坡宿餘杭山寺

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欹枕對残紅白灰旋撥通紅火

卧聽蕭蕭雪打窻

過外弟飲

一自君家把酒盃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崗頭路到老相尋得幾回

復齋謾錄云烏石崗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吴氏居其間故詩云不知烏石崗頭路到老相尋得幾回又鹽步門在荆公舊居之前故亦有詩云曲池丘墓心空折鹽步庭闈眼欲穿臨川郡學在州治之東城隅之上其門庭之間有池不廣而旱暵不竭世傳為

王右軍墨池每當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如潑出于水面則次春郡人必有登第者荆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詩云為我聊尋逸少池皆紀實也

冷齋夜話云山谷言詩有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唐顧況詩云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語簡緩而意精確荆公詩云一自君家把酒盃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崗頭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此皆奪胎法也學者不可以不知

圍棊

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

遯齋閒覽云荆公棊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甞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覩此詩則圖適性忘慮之語信有證矣若魯直於棊則不然如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著與

介甫措意異矣

冷齋夜話云荆公在鍾山有一道士來訪因與棊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我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荆公笑曰此特棊隠語也

兼并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

始倒持黥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史築懷清臺秦時有寡婦富築懷清臺以尊之　禮義日以媮聖經久烟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尅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幷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

蘇子由云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為强國家恃之以為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也能使

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介甫不忍貧民而深嫉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之時為蒹并之詩及其得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為奸至於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以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

僅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原其禍出於此詩葢昔之詩病未有若此其酷者也

熊勿軒云按此詩未盡如蘇氏之譏抑强扶弱必如明道横渠之議而後可行之以青苗手實則非也究蘇氏之説則富者跨州連縣安得而不横貧者將無立錐安得而不匱上不為限制何有紀極斯民又何日蒙先王至治之澤也

書山石辭

水泠泠而北去山靡靡以旁圍欲尋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

朱文公楚詞後語云書山石辭者宋丞相荊國王文公安石之所作也公遊舒州山谷書此辭于潤石雖非學楚言者而亦非今人之語也是以學者尚之

高齋詩話云舒州三祖山金牛洞山水聞于天下荊公嘗題此詩後人鑿山刊木寖失山水之勝非公題

詩時比也黄魯直亦曾效公題六言令附于左

附黄山谷題山谷石牛洞

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横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

按灊山在舒州懐寧縣北有九天司命真君祠山谷寺在縣西有二祖僧璨大師塔山谷首聯故云

高齋詩話云魯直此詩識者謂其語雖奇亦不及荆公之自然也

寄蔡氏女

其一

建業東郭望城西堞千嶂承宇百泉遶霤青遙遙兮纚屬綠宛宛兮橫逗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蘭馥兮衆植竹媚兮常茂柳蔦綿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下上魚跳兮左右顧我兮適我有斑兮伏獸感時物兮念汝遲歸兮攜幼

其二

我營兮北渚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苫蓋緑陰陰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女歸兮路豈難望超然之白雲臨清流而長歎

朱文公楚詞後語云寄蔡氏女者王文公之所作也公以文章節行高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已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公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

卒之羣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公又以女妻蔡卞此其所予之詞也然其言平淡簡遠翛然有出塵之趣視其平生行事心術畧無毫髮肖似此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也歟

西清詩話云荆公在蔣山時以近製示東坡坡云若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没世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荆公曰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為俗子道也

謝安墩

我名公字偶然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六朝事述云謝安墩在半山招寧寺之後基址尚存謝安與王羲之嘗登此有超然高世之志太白將營園其上亦作詩云冶城訪古迹猶有謝安墩

胡苕溪云介甫居金陵作謝安墩絕句或云介甫性好與人爭在廟堂則與諸公爭新法歸山林則與謝

安爭墩此亦善謔也

蔡寬夫詩話云荆公居鍾山一日晝寢夢有服古衣冠者貎偉甚曰我桀也與公論治道反覆百餘語不相下公既覺猶汗流被體若作氣劇因笑語客曰吾習氣乎乃作小詩識之有堯桀是非猶入夢因知餘習未能忘之句愚謂介甫爭墩之意亦其平生尚氣之習故附前說于此

勘會賀蘭山主

賀蘭山上幾株松南北東西共幾峯買得住來今幾日尋常誰與坐從容

黄玉林云前輩作詩有蹈襲而不以為嫌者荆公此詩全用唐皇甫冉問李二司直六言詩意此體甚新詩話中未有拈出者

附皇甫冉問李二司直

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遶誰家山絶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

玉林云皇甫冉此詩葢用屈原天問體也

愚謂陶淵明問來使一篇亦是此體淵明詩見前集一卷

遊金山

天末海門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秖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飄然欲作乘桴計一到扶桑恨未能

按圖經云金山龍游寺屹立江中為諸禪刹之冠舊

名澤心梁武帝天監四年親臨澤心設水陸會宋天禧初真宗夢游此乃賜今額

遯齋閒覽云唐人題西山寺詩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人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留題者亦多而絕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為人傳誦要亦未為至工若用之於落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寧中荆公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固烟中沙岸似西興尤為

中的

復齋謾錄云陳無已詩話謂王平甫甞以楊蟠金山詩為莊宅牙人語解量四至蟠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然余觀荆公金山詩前四句亦類此胡苕溪云王平甫有金山詩云北固山連三楚盡中泠水入九江深平甫譏楊蟠詩而反自作此等語何邪

題西太乙宫壁二首

楊柳鳴蜩緑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

又

二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舊迹都迷

西清詩話云元祐間東坡奉祠西太一宫見公舊題兩絶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遂次其韻

附東坡次荆公韻

秋早川原淨麗雨餘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劍外何人送我池南

趙次公詩註云此篇止書景物而欲引歸之意先生蜀人自京師言蜀則為劍外矣杜詩云草木變衰行劍外池南蓋歸蜀之路也

又

但有樽中若下何須墓上征西聞道烏衣巷口而今烟草蕪迷

詩註云湖州長興縣寧箬溪南岸曰上箬北曰下箬人取下箬水釀酒極美俗稱下箬酒又初學記載鄒陽酒賦云其品類則沙洛緑酃烏鄉若下

次公云荆公居金陵是時已薨此詩末句故云耳

附山谷次荆公韻

風急啼烏未了雨來戰蟻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

任天社云此詩謂在熙豐則荆公為是在元祐則荆

公為非愛憎之論特未定也

又

晚風池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白下長干夢到青門紫曲塵迷

此首言荆公厭京洛風塵而思金陵山水葢以公詩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故也

寰宇記云白下縣故城在金陵上元縣城西本江乘縣白石壘齊武帝移琅琊居之

文選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李善注云江東謂山岡閒為干建鄴之南有山其閒平地吏民居之故號為干按今金陵城南門外有長干寺荆公有詩云白下長干何可見風塵愁殺庾蘭成故此詩引之

附山谷有懐半山老人再次韻

短世風驚雨過成功夢迷酒酣草玄不妨準易論詩終近周南

又

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欲問老翁歸處帝鄉無路雲迷

右話見第五卷山谷本詩後

送王平甫

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上起蒼波

東軒筆録云王介字平甫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為心風與荆公舊交熈寧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荆公

作詩送之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速請赴任

題江寧驛舍

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江晴日暖蘆花起恰似春風柳絮時

詩話云王介素與荆公不相能荆公曾題江寧道中

驛舍一聯云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介

鄙之書其末云金陵村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

荆公見之亦不屑意乃續之云江晴日暖蘆花起恰

似春風柳絮時末語又譏介之輕狂也

即事

徑暖草如積雨晴山更繁縱横一川水高下數家村靜

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歸來向人說疑是武陵源

復齋謾録云荆公詩云靜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

者謂公取唐詩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雞鳴午讀者疑之蓋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之句也

道旁大松人取為明

虬角龍鬚不可攀亭亭千丈蔭南山應嗟無地逃斤斧豈願爭明爝火間

荆公自註云詩言松意尚不願採於匠石充棟梁之用況肯區區與螢爝爭明於頃刻間耶

君難托

槿花朝開暮還墜妾身與花寧獨異憶昔相逢俱少年兩情未許誰最先感君綢繆逐君去成君家計良辛苦人事反覆那能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嫁時羅衣羞更著如今始悟君難托君難托妾亦不忘舊時約

熊勿軒云按神宗即位名公參大政公每以仁宗末年事多委靡舒緩勸上變風俗立法度上方鋭於求治得之不啻千載之遇公亦感激知無不為後公罷

相吕惠卿欲破壞其法張諤鄧綰之徒更相傾撼上雖再召公秉政逐惠卿等而公求退之意已切遂以使相判江寧此詩疑此時作也

送吕望之赴臨江

黄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苞苴

詩話云荆公此詩纔二十字耳崇仁愛抑奔競皆具焉何以多為能行此言則虐生類以飽口腹刻疲民以肥權勢者寡矣臨江有黄雀故云

蘓子由有黄雀詩云農夫舉網驚合圍懸頸係足倮無衣百箇同缶仍相依頭顱萬里行不歸與荆公詩語同

紅梅

春半花纔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

西清詩話云紅梅清艶兩絶昔獨盛於姑蘓晏元獻移植西岡第中特珍賞之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徧有之晏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云

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也公笑曰顧傖父安得不然一坐絶倒介甫此詩與元獻暗合然句意皆工勝元獻遠矣

梅花

牆角一枝梅凌寒獨自開遥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胡苕溪云南朝蘓子卿有梅花詩云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後韓子蒼詠梅云那知是花處但覺暗香来介甫子蒼雖襲子卿之詩意然思益精而語益工

也

詩林廣記後集卷二

詩林廣記後集卷三

宋　蔡正孫　編

蘇東坡

詩話云蘇子瞻詩如武庫乍開干戈森然不覺令人神慴子細檢點不無利鈍

呂氏蒙訓云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顛入却打猛顛出也

後村云坡詩畧如昌黎有汗漫者有典嚴者有麗縟

者有簡淡者翕張開闔千變萬態蓋自以其力量為之然非本色他人無許大力量氣魄恐不可學

韓子蒼云東坡作文如天花變見初無根葉不可揣測

李易文叔祭東坡文云道大不容才高見忌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

滿醉吟

千章杞梓蔭雲天樗散誰收老鄭虔喜氣到君浮白裏

豐年及我挂冠前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

太息何人知帝力歸來金帛肴頳肩

先生詩話云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詩旌旗日暖龍

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

影動搖爾後寂寥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滄波萬古

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

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某亦云令嚴鍾鼓三更

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宫亦庶幾焉

復齋謾録云東坡令嚴鐘鼓三更月一句乃取杜子美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之句也

寄藏春塢

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抛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齊低户緑櫻桃爛熟滴階紅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龎德公

復齋謾録云西清詩話記其父蔡元長喜周邦彦祝壽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乃模寫東坡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之語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藏春塢詩有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而少游作俞充哀詞乃云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余以為依放太甚

汲水煎茶

活水仍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缾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椀坐數山城長短更

誠齋云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如東坡煎茶詩云活水仍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處取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自汲非遣卒奴

五也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狀水之清美極矣分江二字此尤難下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作瀉時聲此倒語也尤為詩家妙法即杜少陵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也枯腸未易禁三椀坐數山城長短更又翻却盧仝公案仝喫到七椀坡不禁三椀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

鬱葱佳氣夜充閭始見徐卿第二雛剩欲去為湯餅客惟愁錯寫弄麞書參軍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

晉賈充始生其父逵曰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名充字公閭

舊唐書云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東坡用此事也惜乎新史不載其事

晉王渾妻鍾氏琰生子濟渾嘗與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

晉謝奕女道韞初適王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

謝氏諸子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皆早卒惟玄以

功名終焉阿大中郎謂謝安也晉桓溫宣城太守彛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彛以嶠所賞故遂名曰溫嶠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

砦溪詩話云李商隱詩好積故實如喜雪詩一篇中用事者十七八以是知凡作詩者須飽材料傳稱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余謂昉詩所以不能傾沈約者乃才有限非事多之過東坡有全篇用事者

如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及戲張子野買妾詩句句
用事曷嘗不流便哉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令作詩
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
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
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高齋詩話云尚書郎張先字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斷
處見山影又長短句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又云隔牆

送過秋千影並膾炙人口世謂之張三影石林詩話云子野能為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年八十餘家猶蓄聲妓子瞻嘗贈以詩有鶯鶯燕燕之語全用張氏故事戲之

趙彥材云錦里先生自笑狂一句學者多不曉蓋為杜詩錦里先生烏角巾之語惑之也成都謂之錦官故亦謂之錦里杭州臨安縣昔錢王時賜名衣錦城而先生臨安三絶又有題名錦溪之句特取錦里先

生四字以言子野時陳述古守杭令作此詩可以推見

麗情集云唐貞元初有張君者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為作會真三十韻嘗與李紳語其事紳又作鶯鶯歌也

漢成帝嘗微行過陽阿主家見趙飛燕而悅之先是有童謡云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盖帝每微行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故曰張公子

張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漢文帝四年為丞相口中無齒食乳以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

前漢張禹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禹每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絃管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未嘗得至後堂

戲徐君猷孟亨之不飲

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言褚裒於庾亮座上識孟嘉也通

介寧隨薄俗移盧欽言徐公前日之通今日之介也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

胡苕溪云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對語其全篇用事清切尤為可喜蓋皆徐孟二人一姓事也

晉書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王溫問嘉曰酒有何好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魏志徐邈為尚書郎時科酒禁而邈私飲至於沈醉

校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其後文帝見邈問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於陽穀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

朝雲詩

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詩引云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

病不忍去也然劉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胡苕溪云東坡此詩意絶佳善於為戲略去洞房之氣味飜為道人之家風非若樂天所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俗哉

復出東門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多釣石温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䰟

陸放翁序施司諫東坡詩注云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余曰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畆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及逆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此語當若為解至能曰東坡竄黄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為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建中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宫祠此句盖寓所以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猶近而易見白首沈下吏緑衣有公言乃以其侍妾朝雲嘗歎黄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如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

過嶺而北次前韻

秋風卷黄葉朝雨洗緑淨人貪歸路好節近中原正下

嶺獨徐行艱險未敢忘遥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

前漢叔孫通為博士説上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於是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其所不能致者二人

趙彦材云此言建中靖國間新天子即位必新定禮儀也

詠史董卓

公業平時勸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只言天下無健者

豈信車中有布乎

後漢鄭太字公業方董卓擅朝太與周珌伍瓊共說卓以韓馥劉岱孔伷張資袁紹為牧守及義兵起卓大怒曰卓初入朝珌瓊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相負遂斬珌瓊

袁紹傳云卓欲廢立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

王允與吕布謀誅卓有大書吕字於布荷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

送黄師是赴兩浙憲

世久無此士我晚得王孫寧非叔度家豈出次公門後漢黄憲字叔度前漢黄霸字次公白首沈下吏緑衣有公言云云

趙彦材云當時人有未解緑衣有公言之句問之先生先生曰吾家朝雲每見師是怪其官職不遷耳然後知緑衣指朝雲盖緑衣乃詩篇名妾之服也

贈子直秀才

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挂百錢遊五車書已留兒讀

二頃田應為鶴謀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幅巾我欲相隨去海上何人識故侯

南史孔稚圭門庭之内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稚圭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

石林詩話云蘇子瞻嘗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雖以笙歌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曰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

成兩部不知為何物亦是歇後蓋用事寧與出處語
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愚謂東坡五車書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為鶴謀此亦
前輩所謂折句法也歐陽公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
獨尋春偶過溪橋盧贊元雪詩云想行容過梅橋滑
免老農憂麥隴乾黃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
兄有絶交書胡苕溪云鸚䳇杯且酌清濁麒麟閣懶
畫丹青效此格也

戲問章質夫

題云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

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蟹謾遶東籬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耕

復齋謾録云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於自然非假牽强也潘子真詩話記禹玉元豐閒以錢二萬酒二

壺餉吕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之語禹玉歎賞為其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啓云食窮三歲曽無白水之真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為無工非惟出於剽竊亦是白水真人為虛設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有工

贈惠山僧惠表

行遍天涯意未閑將心到處遣人安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歌枕落花餘幾片閉門新竹自千竿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

歐公詩話云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才意高遠造語精到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

死不悟東坡則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細味之無齟齬態對甚的而字不露真得淵明遺意也

次趙伯成韻

題云趙伯成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韻一笑

綉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莫嫌衰鬢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回

知道文君隔青瑣梁園賦客肯言才

東坡自注云聊荅來句義取婦人而已罪過罪過

荅文與可

為愛鵝溪白繭光掃殘雞距紫毫芒世間那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

先生作篔簹谷偃竹記云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襪材聞者傳之以為口實及與

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云

云

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其所畫篔簹偃竹遺予曰此竹數

尺耳而有萬尺之勢

和與可洋州園池篔簹谷

石林詩話云文同字與可蜀人與子瞻厚為人靜深不攖世故善畫墨竹作詩亦過人

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

篔簹偃竹記尾云篔簹谷在洋州與可甞令作洋州園池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曰料得清貧饞太

守渭濱千畒在胷中是日與可與妻遊谷中燒笋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寶山晝睡

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

東坡云吾昔在錢塘一日晝寢寶山僧舍題一絕於壁其後有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余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洪之流豈此等輩哉

晉王導嘗抱周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

韓康公座上侍兒求書扇

窻搖細浪魚吹日手弄黄花蝶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教明月伴人歸

談録云韓康公絳謝事後自頴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傅欽

之胡寛夫錢穆父蘇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出
家妓十餘人中讌後有新寵魯生者舞罷為游蜂所
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
一絶上句記其姓下句記事康公大喜坡曰但恐它
姬厮賴故云耳
澄邁驛通潮閣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没處
青山一髮是中原

胡茗溪云澄邁通潮閣詩云杳杳天低鶻没處青山一髮是中原又伏波将軍廟碑云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凡兩用之其語倔奇蓋得意者也

嶺外

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縁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

許彦周詩話云李太白詩云問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荅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間時

賀知章呼太白為謫僊人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
僕竊信之
送蜀人張師厚殿試
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夕暉一色杏花三十里
新郎君去馬如飛
摭言云薛逢晚年厄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
綴行而出團司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
回避新郎君逢輾然遣介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

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次元長老韻

題云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遂次其韻

師氏瞻詩注云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久與之游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月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

如稍涉擬議所係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内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荅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絶公次韻荅之余嘗聞廣漢天寧泰長老話其事泰云是時在金山挂搭目擊公與元老問荅如此余故叙於題下使後人知其本末云

其一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冷齋夜話云先生悟其前生為戒禪師常衣衲衣故云北夢瑣言云裴休嘗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自以為不為俗情所得可以說法為人

其二

此帶閲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傳燈録云萬回法雲公者虢州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師八九歲時言其兄戍安南歸持信朝往夕返萬餘里故號萬回唐武后賜以錦袍玉帶

海棠

春風嫋嫋汎崇光香霧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

冷齋夜話云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

銀燭照紅粧事見楊妃外傳云明皇登沈香亭詔妃子妃子時卯酒未醒命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歒殘粧釵横鬢亂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是豈妃子醉邪海棠睡未足耳

定惠院海棠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麤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幽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

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

雨中有淚亦悽慘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食飽無一事

散步逍遥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曳杖敲門看脩竹

忽逢絕艷照衰朽歎息無言揩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

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銜子飛來定鴻鵠

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

雪落紛紛那忍觸

題云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

不知貴也

詩話云東坡作此詩詞格超絶不復蹈襲前人語元豐間東坡謫黄州寓居定惠院院之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盛開時必為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為人寫盖人間刋石者自有五六本云某生平得意詩也

次韻江晦叔

鐘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

已傾盆落詩仍翻水成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横

胡苕溪云東坡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語意髙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胷襟無一毫窒礙也

息軒

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黄金幾時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十秋速於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目送過海席家山歸

未成題詩寄屋壁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儋耳題司命宫道士息軒其超放如此

東坡云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噉不下

胡苕溪云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閒之

日多固能知靜坐之味矣弟尚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噤不下也

書焦山綸長老壁

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來輒問法法師了無語乃至無語言不知所荅故君看頭與足本自安冠屨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瞑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鑷去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趣持此問法師法師一笑許

趙彥材詩注云此篇譬喻乃先生用小說一叚事裁以為詩而意最高妙

陵陽室中語云子瞻作詩長於譬喻如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守歲詩云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没去意誰能遮況欲係其尾雖勤知奈何畫水官詩云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遊人一一能操船龍眼詩云龍眼與茘枝異出同祖

父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否皆累數句也如一聯則

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閒如啖蔗如一句則雪裏

波稜如鐵甲之類不可勝紀

中秋月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

明月明年何處看

志林云東坡作彭城守時過齊州李公擇席上賦此

絕其後山谷在黔南令以小秦王歌之

愚謂東坡此詩之意又有十月十五觀月黄樓席上次韻云為問登臨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又和子由山茶盛開云雪裏盛開知有意明年開後更誰看王元之黄州竹樓記云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近世有賦賞春詞末句云不知來歲牡丹時再相逢何處噫好景不常盛事難再讀此語則令人有歲月飄忽之感云

東欄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

愚謂此絕亦有前詩感慨之意故附於此

發廣州

朝市日已遠此身良自如三杯軟飽後一枕黒甜餘蒲㵎疎鍾外黄灣落木初天涯未覺遠處處各樵漁

東坡自注云浙人謂飲酒為軟飽謂睡為黒甜也

畫草虫蝸牛

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休竟作粘壁枯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詠畫蝸牛詩初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郛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後改為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余以為改者勝前輩云文字頻改工夫自出此詩之所以不厭改也老杜有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後人安見其有此等工夫邪

鬼蝶

雙眉卷鐵絲兩翅暈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迹

趙彦材詩注云蝸牛鬼蝶雖不用事與語而蝸牛之戒登高鬼蝶之歎倏忽者皆有深意矣

書鄢陵王主簿畫折枝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如何此兩幅疎淡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

王直方詩話云歐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

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作韓幹畫馬詩云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又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又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謾爭馳余以為若論詩畫於此盡矣每誦數過殆欲常以為法也

禁臠云東坡曰善畫者畫意不畫形善詩者道意不

道名故其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
詩定非知詩人
鬱孤臺和許朝奉
高門元世舊客路晚追遊清絶聞詩語疏通宣法流傳
家有衣鉢斷獄盡春秋邂逅陪車馬尋芳謝朓洲淒涼
望鄉國得句仲宣樓恨賦投湘水悲歌祀柳州何如五
字律相與一樽留更約登塵外歸時月滿舟
趙彥材云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第三句以第二句

對第四句謂之扇對東坡此詩邂逅陪車馬尋芳謝眺洲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兩聯是也此格盖出於白氏金針至梅聖俞作續金針乃引唐人絶句云昔時花下留連飲暖日夭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别淡煙衰草馬頻嘶胡苕溪云杜少陵哭台州司户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谷貴没潛夫亦此類也

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
炯如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
山城酒薄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
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棲殘紅
東坡詩話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蜀
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予
作此詩明年予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
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

閉門風露下葢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為古人哀哉

西蜀趙次公彦材云此篇不使事語亦新古所未有殆涪翁所謂不食煙火食人之語也

追和子由韻

洛邑從來天地中嵩高蒼翠北邙紅風流者舊消磨盡只有青山對病翁

愚謂此詩讀之令人興感慨之懐唐人有詠劒池詩

亦是此意用附於左

附唐人詠劒池

劒去池空一水寒遊人來此凭欄干世間萬事消磨盡

祇有青山好靜觀

縱筆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鬚蕭散滿霜風兒童悞喜朱顏在

一笑那知是酒紅

冷齋夜話云山谷言詩意无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

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杜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白樂天詩云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至東坡詩云兒童悞喜朱顔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皆奪胎法也

玉板長老偈

叢林真百丈法嗣有横枝不怕石頭路來尋玉板師聊憑柏樹子與問籜龍兒瓦礫猶能説此君那不知

冷齋夜話云東坡嘗邀劉器之同叅玉板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簾泉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名玉版此老僧善說法要令人得禪恱之味於是器之方悟其戲

詩注云叢林乃禪門之稱百丈山乃洪州懐海禪師所居又傳燈録云黄梅謂道信師曰和尚他後横出一枝佛法又鄧隱峯叅石頭和尚馬祖止之曰石頭路滑既往果為石頭所困無一語而還又傳燈録云

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云但看庭前
柏子樹又問如何是道文殊答曰牆壁瓦礫而猶能
說之東坡此詩盡用禪家語形容可謂善於遊戲者
也山谷有云此老於般若橫說豎說百無剩語非其
筆端有舌安能吐此不傳之妙乎

題織錦圖回文三首

其一

春晚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鴈邊城暮

雨映疎簾綉閤空

其二

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回腸風吹絮雪愁縈骨淚洒縑書恨見郎

其三

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是斷絃琴

詩注云回文詩起於竇滔妻蘇氏於錦上織成之蓋

順讀與倒讀皆成詩句也詩中所謂千字錦回文錦皆用此事也

皮日休雜體詩序云晉温嶠始有回文詩

附夢回文二首

其一

酡顔玉椀捧纖纖亂點餘花唾碧衫歌咽水雲凝静院夢驚松雪落空喦

其二

空花落盡酒傾缸日上山融雪漲江紅焙浅甌新火活

龍團小碾鬬晴牕

先生自序云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人以雪

水烹小團茶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為作回文詩覺

而記其一句云亂點餘花唾碧衫意用飛燕唾花故

事也乃續之為二絶句云

席上代人贈別

蓮子擘開須見臆楸枰著盡更無期破衫却有重縫處

一飯何曾忘却時

趙彥材詩注云此吳歌格借字寓意也古詩有云圍棊燒敗襖著子故依然乃此格也蓮子曰菂菂中幺荷曰薏須見臆以菂中之薏言之楸枰棊槃也杜牧詩云玉子枚楸一路饒則此楸之謂矣更無期以棊言之重縫處以縫綻之縫隱逢字也忘却時以匙匕之匙隱之也

愚謂劉禹錫竹枝歌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

還有情亦是此意盖用情字隱晴字也

吃語

江干高居堅關扃耕犍躬駕角挂經孤舫繫舸菰菱隅茄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高歌幾舉觥荆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羮

愚謂古之口吃難言者如周昌韓非揚雄鄧艾之徒皆載之史傳東坡此詩亦緣是而善謔耳漢周昌為御史高帝欲易太子大臣爭莫能止昌廷爭之強上

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陛下欲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笑而罷魏鄧艾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稲田守叢草吏而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言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又倦遊録載王汾口吃劉攽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惟聞艾氣以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吃也

詩林廣記後集卷三